

桃花 满园

TAOHUA
MANYUAN

长篇小说

成刚一著

白云山下有一个美丽的村庄桃花峪，
村里住着一户人家，
他们有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凯儿。
男人种着一个桃园，
女人则相夫教子，十分恩爱。
然而战争却无情地降临到这片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
打消了她的桃园梦。

白云山下、黄河南岸。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桃花 满园

TAOHUA
MANYUAN

长篇小说

成
刚
一
著



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满园 / 成刚著. — 济南 : 济南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88-2505-0

I. ①桃… II. ①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527 号

桃花满园 成 刚 著

出版人 崔 刚

责任编辑 丁洪玉 郑 敏 张智慧 陈玉凤

装帧设计 文豪社 刘 畅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250002)

电 话 0351-86131729

网 址 www.jnpub.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6开

印 张 23.5

字 数 375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72.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531-86131736)

目 录

上 篇 \ 001

尽管许多人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梦魇一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多少年来太平的日子还是让他们麻木不仁。当日本人的炸弹把人们从天堂拽到地狱的时候，他们才惊醒过来，战争已经来临，灾难从天而降。

中 篇 \ 121

这天，李望彦刚开门，就见大道上黄压压的一片。三年前，白云山过蝗虫，李望彦打开门，也是看到眼前黄乎乎的一片。而在这个秋天的早晨，李望彦眼中的黄色不是蝗虫，而是日本鬼子。鬼子兵开着汽车，骑着洋马，扛着三八大盖，蹚着浮土开过来了。

下 篇 \ 239

李望彦衣冠冢埋下的某天夜里，在离他的坟一箭之地，也就是吕无常遗留的那片土地上，又添一抔新土，这是一个无字冢，坟头很小，没有任何标志，只是在坟前的地上插有一枝桃花。那桃花分明是夜里折下来的，早上看的时候枝头还带着露水，鲜艳无比。

上 篇

尽管许多人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梦魇一样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多少年来太平的日子还是让他们麻木不仁。当日本人的炸弹把人们从天堂拽到地狱的时候，他们才惊醒过来，战争已经来临，灾难从天而降。

——内容节选

开春头一天，老天爷就下了一场透雨。

民国二十六年的这场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清晨起来，李尹氏站在园屋子外，望着白云山顶弥漫的雾气，突然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春雨贵如油。”除了这句话，男人还常说：“开春落雨到清明，一日落雨一日晴。”

依丈夫李望彦的这个说法，明日肯定是个艳阳天。

这场春雨来得正是时候。整整一冬天气干燥，西山顶上光积云不下雪，大道上的浮土盖过了脚脖子，每当车马碾过，尘土飞扬，腩后头飘起条黄龙。好在村外的乌龙河常年不枯，苦苦菜、婆婆丁、青青菜早早地从阳坡湿润的土地里钻出了嫩芽。而这场春雨让满坡悄然改变了模样，尘埃掠去，麦苗青青幽幽的，一些植被耐不住寂寞率先开出各种奇异的花朵来。

漫山遍野绿肥红瘦争奇斗艳，桃林像打翻了染缸，粉红一片，宛若仙境。李尹氏看得入了迷，每天坐在园屋子前的石台上眺望西山，一看就是几个时辰。

李家的桃园子就在乌龙河岸边，勤快的男主人早在入冬前就修整了水渠，清净了淤泥，以便开春时赶早把河水引到围堰里来。水车由一头棕色的骡子驾着，它体力充沛，从没有偷懒的时候。这样，这头被蒙住眼睛的牲口让水车无止尽地旋转着，清澈的河水就顺着轮沟哗啦啦地流淌进地里。瓜果梨桃因为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主人精心的培育而长势旺盛。乡亲们每每经过地头总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弯腰从田畦里薅下一把韭菜或是生菜放在嘴里，贪婪地咀嚼着，夸赞说：“望彦哥，你种的菜使上神仙药了，又肥又壮。你真是个好庄稼把式！”

“相了！相了！（山东方言：算了，不是）托山神和河神的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过是多出些笨力气。”李望彦总是谦虚地回答。

他得到了全体村民的敬重，当然，他神秘的身世和审慎的为人处世态度才是山里人真正敬重的原因。人们总拿他跟那些闯荡过江湖而又急流勇退的绿林好汉相提并论。定居村子这些年，从未见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连个亲朋好友都没有。当然，那个国军团副是例外。

桃花峪坐落于白云山东麓，这里家家户户种桃树，出产的桃子曾上了皇宫的贡桌和老慈禧的镶金法兰果盘。尤其是一种叫作“七月红”的桃子，格外受皇宫的青睐。后来这个品种失传了，李望彦又奇迹般地复种成功，凭着“七月红”在一大堆桃农中脱颖而出。

春华秋实的日子有些遥远，李尹氏总是陷入怀旧和淡淡的愁绪中无法自拔。那日，天色昏暗，掌灯已经很大一会儿了，李尹氏还茶不思饭不想地盘坐在炕头发怔。筐箩里放着她纳了半年之久的鞋底。她幽幽地说：“开春了，

花沟又要下桃花水了。今年下桃花水，说啥我也要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女儿凯儿趴在方桌上写作业，方桌太高，她不得不双腿跪在椅子上，身体遮住了洋油灯的光线，在山墙上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听到娘这么说，她扑哧一声笑道：“娘，过了年我都十三了，你和爹咋还没拜过堂、成过亲？”

凯儿是李尹氏的独生女。也是全村公认的俊俏女子，圆圆的脸，黑黑的眼睛，再配上齐耳的短发，浅蓝色的学生装，青春靓丽。闺女出落得大方，母亲也生得年轻，走在大街上人们都说像一对姐妹。女儿正接受新式教育，村里一共俩女学生，她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一个女子便是王珂，她跟凯儿是闺蜜。珂儿的爹在乌河镇上开油坊，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承认是山里人。论身材长相，凯儿发育得好，身体结实，脸色也好看；王珂则纤纤弱弱，脸色苍白，十三四岁的人了胸脯还跟鸡肋似的，这总让她自卑。

人们提及凯儿更多的还是联想到她爹李望彦。数年前他经族人引荐来到桃花峪。那个暮霭沉沉的黄昏，他身穿青布长衫，打着黑布裹腿，布鞋上落满了尘埃，脚步稳健地跟在马车后面。他穿过花沟的青纱帐，越过村边那座连接着外面世界的石桥，走上村中斑驳的青石路，也从此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马车上坐着的，似乎是这一家年轻的女主人，不时地撩起遮帘，小心地瞭望着陌生的街道和行人。偶尔还会有一张稚嫩的脸争抢着从帘子角探出来，像墙角一朵挤着开放的小喇叭花。

多年后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梦幻的傍晚以及那两张鲜明生动的脸，耳畔仍回响着木轱辘碾过青石路面发出的沉闷声响。李望彦挺拔的身姿、稳健的步履从此拓进桃花峪人们的心底，他鲜为人知的过去和低调的生活态度成为人们久久议论的话题和猜不透的谜团。

那天后晌（山东方言：夜晚），当李尹氏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洋油灯惊讶而不甘寂寞地爆了一下，发出特别清脆的声响，整个屋子随之亮堂了许多。

“凯儿，当年我和你爹是拜过堂，喝过交杯酒的，只是，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好好办场婚礼，所以娘决心要补回来。”

油灯亮过之后，屋子里比先前倒暗了，凯儿开怀地大笑起来。梁间一只栖息的燕子受了惊吓，扑棱着翅膀想飞走，扇起的尘土簌簌地往下掉。她掩上作业，不假思索地大声说道：

“那太好了！到时候你和爹就举行一场西洋婚礼吧。穿上白婚纱，我和珂儿当你们的伴童……”

桃花峪东临胶济铁路，北临黄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村里最初周姓族人居多，然自明朝五代以后而人愈众，姓氏也愈复杂。

桃花峪的兴盛除了与家族繁衍有关，更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村子西南是山，乌龙河穿境而过，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村子建在半山腰上，晴好天气里，往东望去，一览数十里。越过蜿蜒曲折的小道和稀稀落落的村庄，可以隐约地听到火车的声音，那便是商埠重镇——乌河镇。这种徘徊于现代与古老，隐于现实与梦幻的倚望让人陡生感慨。

提及桃花峪就不能不提乌龙河，这条发源于白云山腹地的河流绕村而过，九曲十八弯，似一道天然屏障把村庄和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与河流相伴的是一条灰白的砂石路，它春夏秋冬掩映在苍绿的树丛和无边的青纱帐里，只有冬天才露出轮廓来。而这个季节天地一片银白，这条宽宽窄窄的路看上去不过是大地上一条浅浅的划痕罢了。

桃花峪的险要和绮丽构成了它的全部，而世代聚住在此的人们依照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尽情地筑建这世外桃园一般的家园。古色古香的街道，深深浅浅的小巷，方石垒成的整幢房屋和碎石砌的石堰，集成了这个山村的鲜明特色。

村子四周垒有城墙，蜿蜒数里。一座石桥连接内外。城门上方一方石印：桃花峪，苍劲有力。乌龙河平均水深三尺，宽约数丈，最深处可没过两个成人的头顶。

李望彦的马车店离城门二里。这块地原是周善人家的。地呈三角形，正冲着个岔路口，右边一条道通往村子，左边一条道绕过地块通向北洼。

买下周善人的二亩地还是头些年的事。这里不单是进出村的必经之地，也是去黄河的必经之所，是块宝地，他早就想在这里开个马车店。周善人也早就想卖了这块地，却因为这里缕缕发生杀人劫道的事儿而使人闻之色变。甭说花钱买，就是白送也没人要。相传自从周善人接手家业，家里就一直没安宁过，不是遭抢劫就是盖屋坠梁出人命。

周善人曾多次请西山寺的和尚化解。色空和尚指着乌龙河说道：“你看这乌龙河，它上游是花沟，七道脊八副爪，分明是上古时黄帝战蚩尤骑的蛟龙，因黄帝死了，闲卧在这里，化成一条河。你再回头看地北面，这一座矮山叫卧虎山，这可是蚩尤战黄帝时的坐骑。想当年，黄帝杀蚩尤，怕其生还，将其身首分别掩埋，坐骑也被流放到这里，化为一座青山。这虎头冲着的地方正是这块山坡地。数千年来这两条生灵相安无事，可毕竟是两个神物，一般凡人怎能镇得住它们？”

周善人问有啥法子化解，色空沉吟须臾，胸有成竹地说：“你在这两者之间埋一块无字碑，再在碑下压几锭金元宝，等神灵来取。到时候，我会率众做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元宝当众埋到地里，到了大限你可派人挖开，如果还在，说明神灵不收你的奉礼，要是照单全收，从此周家可以消灾避难，尽享平安富贵。”

色空的脸上透着少有的坚定，语气也不容置疑。周善人知道即使是下套子也只能硬着头皮钻。他取了值钱的物件，到当铺全部换成金元宝，数量不够又押上了祖上留下的一对古董花瓶和一套紫檀家具，让和尚埋进地里。为防备和尚动心思，他专派了两个长工日夜看守。

七七四十九天上他陪色空挖开了石碑前的土，那些埋进去的金子一块也找不见了，细问两个长工，都发誓从没离开过一步，眼都没眨一下。周善人虽心疼家业从此消失殆尽，但想到日后托神灵保佑，平安无事，也就打落了牙往肚子里咽。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土匪绑了他的儿子，钱不够撕了票。他从此卧病在床，怀揣着迷惑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家产已被折腾一空，老婆甚至无钱办丧事，只好告知乡邻卖身葬夫外加那块山坡地。岂不知光第一个条件还好，等两条同时招示众人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

李望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买下了那二亩山坡地，他不但买下了地，还出面主持了周善人的葬礼。

出殡那天他让马家旺专门跑了趟寺里，请色空来做法事。色空坚持不接这活，说让他主持法事也行，要收双倍的香火钱。老马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李望彦思量片刻，说：“劳您再跑一趟腿。他不见你，你就隔墙放话，说我李望彦要亲自去请他。”

老马带着疑惑重返山寺，没等他放完话，色空出乎意料地开了山门，答应以寺里最高的规格为周善人做法事七天，一文钱不收。

当人们以空前的不解和惊讶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色空已经在周善人的灵柩前跪了三天，水米未进。埋葬周善人的乡亲们在太阳落山前把最后一锹土迎风撒向新筑起的土冢，色空一阵晕厥直挺挺地倒在了坟前。

了却了孤寡女人的心愿，李望彦并没有收她为妻或为奴。他出盘缠护送女人回了山西娘家，从此以后安心经营这二亩薄地。围出院墙，淘了井，修了厅堂，种花养草。屋前种的是两棵石榴树，名曰“榴开百子”，含人丁兴旺

之意。后院种了枣树和榆树，意为“早立子，早发财”。

大门修好的时候李尹氏站在门石嵌上（山东方言：门槛上），口中念念有词：“门前一棵槐，银子滚滚来！”李望彦便笑道：“凯儿她娘，借你吉言，咱就种上一棵大槐树！”亲自去苗圃选了一株碗口粗的洋槐种上，捎带着买回来许多树栽子。没几年，这里便长成了一片错落有致的果园，有梨树、苹果树、李子树、枣树和葡萄树，凡北方抗冻好成活的果树全有。

春华秋实，下果木子（山东方言：水果）的时候，他摘了摆在大道边上卖。他常常把瓜果筐子扔在道边，而人却在园子里的树下喝茶。有人喊：“喂，掌柜的，果木子咋卖？”他隔着篱笆回答：“相了！你拣着好的吃！”村里的孩子走过，眼巴巴地盯着那些果木子看，他总是拿起最好的递过去，说：“自家园子里种的，让孩子们尝尝鲜。”大人们忙不迭地掏钱，他挥挥手说：“相了，不值几个钱，只要孩子喜欢吃就行。”

接手这块地后并没有发生任何龙虎相犯的事，就连一向抢劫断道的也不见了，李望彦以这样的形式走上了一条迅速富裕的道路。最初走进桃花峪时的怀疑被一夜大风吹散了，大伙儿都把佩服的目光投向他。人们预言李望彦注定是一条强龙，他盘踞在这块龙虎之地，那些猛兽已俯首称臣了。

人们对于他的所作所为早已习以为常，这足以证明桃花峪人的宽容。村中的街上有几处店铺，常有村民来打酱油、称盐、买针线。稍走几步转入小巷，就是李望彦的家：天井不大，进门是一道影壁墙，墙下种了一株蔷薇，春天里开出很好看的粉碎花来。脚步向西一转便是院落，种了葡萄和葫芦竹，谐音“福禄”。葡萄架下摆了石桌椅，凯儿有空就坐在石桌前陪父母亲喝茶、聊天。有风的晚上葡萄叶沙沙作响，竹叶拥拥簇簇地似在说些闲话，这种惬意就是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享受不到。

尚武庄跟桃花峪搭界，数年前有一武林奇人姓吕名无常。据说曾凭一身武艺闯天下，爱上了上海滩一个帮主的小妾。这场旷世奇恋最终以小妾被人毁容卖身，他被逐出上海滩为代价收场。落叶归根以后他靠朋友资助，买下了乌龙河边一块水浇田，以种瓜为生，正好跟李望彦的桃园子隔河相望。此人嗜酒如命，还常常到赌场玩牌九，有一次玩输了向李望彦求助，李望彦掏出几块大洋扔给他，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兄弟，日子长着哩，好自为之！”

然而那一次他又一如既往地输了，输了个精光。债主来收他的地，李望彦愤愤地说：“他欠的债我来还！地是绝对不卖的，如果你们哪个想为难他，我李望彦也不是吃素的！”来人也不是存心要房子要地，是要钱，见好就收，他们拿了李尹氏送过来的银元和首饰二话没说就走了。吕无常深感无颜面对

李望彦。

“望彦哥，既然你为兄弟还了债，这几亩瓜地就是你的了。若你实在不收，就替兄弟看管着。如果哪一天兄弟回来，你就还给俺，俺不回来就说明死在外头了，你也别记挂着。兄弟一场，你只要每年寒食在河边为我烧刀纸就行了！”

吕无常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悄然走了，这便是乌龙河边李尹氏经常坐着望风景的那片地。李望彦精心守护并耕耘着这块土地，他希望在某一天胖胖的、光脑袋的吕兄突然现身。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希望之火一天天黯淡下去，那片水浇田却愈发肥沃起来。有一年春上，李望彦做了一个梦，梦见吕无常回来了，人老得一塌糊涂。醒来他突发奇想，在地里种上几十棵桃树，如果哪一天吕兄回来了，人不能劳动了，就指望着地里的桃树养老。然而桃树愈来愈粗壮，吕无常始终无消息，后来有人看见吕无常死在了异乡。

当李望彦想在那块三角地建个马车店的时候，李尹氏还有一丝犹豫，劝丈夫稳稳当当地过日子。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正步步向南推进。国民党光撤退不抗战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也有人说国军正沿黄河大规模修筑工事，国民政府围绕胶济铁路、黄河两岸、白云山脉划定了一个特别战区，乌河镇正处在漩涡的中心，桃花峪也沾上了边。

黄河上一连架设了两座浮桥仍不能满足通行的需求，大批南下的难民乱哄哄地滞留在桥头，情绪日渐浮躁。战区指挥部要求开辟一条临时大道从乌河镇直通黄河南岸，从而解开这个死结。临时通道把隐匿在大山之中的桃花峪一下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马家旺家的老六在乌河镇当镇长助理，挑头干这事。

马家祖上打铁鞋钉马掌，家境不好也不坏，就是香火不旺，三代单传，稍不留神就会吹灯拔蜡。马家旺的爹马蹄子上钉出点儿小财富来，忙着置宅子置地，且有意替儿子找个大腕的媳妇传宗接代。几年过去了，马家旺的大腕媳妇也没生出半个带把的来。眼瞅着就要绝望了，有年春上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这就是马六子。

听说儿子要领着修路，马家旺忧心忡忡。

“六子分明是不明事理，兵荒马乱的还挑头修路，这不是引狼入室？”

马家旺话说得有根有据。太平天国闹土匪，土匪想打桃花峪的主意，结果走岔了道。往后可倒好，明晃晃的大道直通村前。

李望彦笑道：“家有家的打算，国有国的想法，咱们平头百姓管不了那么多。如今都啥年代了，有路没路还管多少用？隔着好几里地炮弹就打头顶上

飞过去了，枪子儿隔着几百步就把人撂倒了。六子也是想显显能耐，为桃花峪谋个方便，做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马家旺一脸的懊恼：“早知今日，何必让他谋这个官差。我教他点儿手艺，掌个鞋、钉个马掌，也混吃混喝，比现在心里头安生多了。”

李望彦道：“此一时彼一时！我看你家六子跟政府做事多年，长了不少本事，这些道理也明白。”马家旺骂道：“明白个屁！他八月里的鲜姜——嫩着呢！这村里俺就佩服你，行事说话，句句靠谱在理，往后俺有事就常找你商量。”

马家旺唠叨完，倒背起手走了。

望着他佝偻的背影，李望彦也有些无名的忧虑。虽说世道不太平，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建起这个马车店来。李尹氏也摸透了男人的脾气，他要办的事，八头骡子也拉不回来。然而这毕竟是大事，兵荒马乱的，算计不好就会把积攒下来的家业打了水漂。李望彦早就瞅好门前这条道了，这条曾经的古驿道就是条金道银道！上胶东、下河南、进省城，哪个不打这门前走？至于打仗，老百姓过的是日子，不能因为听着蝼蛄叫就不种庄稼了。

“想当年梁山好汉占山为王，孙二娘还占个要道开铺子呢。”

李望彦开玩笑地说。听他这么比喻，李尹氏扑哧一声笑了，嗔道：“我可不是母夜叉，也没那个狠心卖人肉包子。”李望彦乘机夸她：“你当然不是母夜叉，你比孙二娘强一百倍！脑袋瓜子灵透不说，人也漂亮，当个老板娘绰绰有余。”

女人怕哄怕恭维，这一哄一恭维就放弃了反对意见。夫妻俩细细地做规划，在原先果园子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时逢马六子催缴修路款，天天打门前经过。马老六让手下背了一面铜锣，走到哪儿敲到哪儿。累了渴了便钻到李家的茶棚子底下喝口茶。他戴礼帽、披风衣，装扮得跟高官似的，惹得路人们纷纷往这里凑，祈盼着沾点儿官运财气。乡亲们常过来搭把手，铺子还没开张，就已经是人流熙攘了，正应了李望彦那句话：这里是一方风水宝地！

上梁那天，李望彦足足买了二十万响火鞭（山东方言：鞭炮），从村头的树梢上一直挂到马车店前，招得邻村的人都跑来看热闹。牌匾由李望彦亲笔书写，请夏庄最有名的石匠操鑿雕刻，七尺青石高悬在宽阔的门上方，气势如定海神针。连一向自认为名门之后的伏生嫡孙伏八爷也暗自称奇，这李望彦竟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李记马车店迎面是厅堂，青砖黑瓦非常宽敞。南墙根建了一溜马棚，石桩子、石槽子、石眼子，足可以拴三十头牲口。东南角是草料房，安放两口锋利的铡刀和三口大水瓮。东边则一排六间厢房，屋梁上隔不远挂一盏马灯，

夜里头明晃晃地耀眼。靠北头的通道用作账房，安了茶桌和条凳，便于客人临时休息。布局合理，十分讲究。

马六子的修路计划比马车店整整早了半年，但当马车店开业的时候他还雇了人，腰间扎了腰带，脊梁上绑着根颤颤巍巍的竹坯子，挑面铜锣，锲而不舍地满街吆喝：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备战备荒！”

“有钱出钱，无钱出夫，无夫出粮！”

人们似乎对马六子的吆喝习以为常，但钱还是陆陆续续地收了一些，这条大道也得以停一阵修一阵。即使是这样，难民们仍然像蝗虫一样铺天盖地扑过来。到了今年春上情况陡然变得糟糕起来。庄稼收了，大地脱去了伪装，露出老人筋脉一般突暴的田畦。有人顺着小道，更多的难民干脆踏着没有犁好的庄稼地蝗虫一样地向南奔走。

向南！向南！

这场人祸的洪水席卷着大地，家园沦丧的北方国民们选择一种盲目、仓皇的出逃方式来躲避战争。桃花峪的人们还处在隔岸观火的状态，觉得这只是外面世界的动荡，与己无关。那些战争和杀戮似乎遥不可及，他们心怀麻木或庆幸，冷眼观望难民从眼前走过。

难民南下的潮头终于过去了，零星的逃难者试图留在村上，为此甲长王大贵显得尤其烦躁不安。

大贵子当了东街的甲长实属意外，这个光棍老男人半年前还在马寡妇的门里当觅汉（山东方言：长工或短工），是这场难民潮把他推到了前台。马家男人在外经商多年，小有成就，买房子置地并且娶了城里的女人。大老婆马程氏是他在发迹前早已娶进家的，相当于紫禁城里的正宫娘娘，即使闲置也终有名分。马家男人生得瘦弱矮小。而马程氏人高马大，马家男人省亲，春里回来到来年秋后老婆必定生出个小美人儿，而且一生就是仁。大闺女起名凤子，二闺女起名唤子，三闺女起名改子。

有好事的推算出两个闺女下种的时候她男人根本不在家，孩子爹不是她丈夫而是觅汉大贵子。

大贵子在马家一直扮演着不清不白的角色，在马程氏男人死后他正式成为马家炕头的一员，不过没有正式的名分，只能够在全家人吃饭时跟三个闺女坐在矮桌上。马程氏高高在上，一个人盘坐在右太师椅上，左边的椅子永

远是空着的，桌子上摆着丈夫的碗筷。马程氏总是在茶前饭后抽上一袋旱烟，打几个饱嗝，然后才上炕铺被子睡觉。

后来凤子出了嫁，嫁给了后山小马峪一户看风水的人家。唤子也大了，嫁给了大马峪一个铁匠，只剩下改子跟娘过。因为马程氏这段历史不光彩，俩闺女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人一旦嫁出去从不登门。改子年龄虽小却长得白里透红人见人爱，胸脯子更像加多了发面的馍馍膨胀得挺高，娘扯了几尺白布做成裹胸都裹不住。

县里好几年前便推行新县制，村民自行推选保长。桃花峪推选的这人姓周名兴财，因为长了两颗长门牙，人送绰号周大牙。周大牙是个窝囊财主，选他做保长是因为村里周姓家族人多势众，再加上姑爷在县教育科当个小科副，经常坐着小鳖盖子汽车到乡下看老丈人，大伙儿有巴结的意思。

马寡妇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但比较起苏婶子和贾仙桃，还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别看女人们背后常指指点点，但当着面开口闭口都叫她马嫂子。马寡妇不是傻瓜，她后脖锤子上长触须，脊梁骨上镶着眼珠子，长舌妇背后说她啥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只是她抱定一个原则，别人不指着鼻子说三道四，她一概装傻子。

不过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有一天睡晌觉（山东方言：午睡），她隔着窗户喊大贵子。马寡妇怕吵，马家屋深墙厚，门上挑个竹帘子，门外烈日炎炎屋里却凉意阵阵。马寡妇喊他到北屋一趟，大贵子忙趿拉起鞋，光着膀子挑帘进去。

那天这座高墙深院里格外宁静，稍早的时候窗前石榴树上飞来一只梢老钱（山东方言：蝉，也叫知了），它似乎是被房间里弥漫出来的某种味道吸引过来的，亢奋地大声鸣叫着。女人侧过脸，透过开着的窗户瞧着那只虫子翘着的尾部，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人物一理！”大贵子刚刚在女人身上出了阵臭汗，此刻躺在炕席上一动不动，马寡妇感慨地说：“你啥时候往人堆里扎，活出个人样来就好啦！”

当天过晌午（山东方言：下午），马寡妇描眉画眼了一番去找周保长，说要给大贵子谋个差事。周保长犯了难，马寡妇说：“俺不是想让大贵子到县上，俺家那死鬼走得早，剩下俺孤儿寡母的，家里地里还有一大堆活路指望他，能不能在村里给他找点事儿干？”

她一提到孤儿寡母，周保长便联想起她俩闺女的来历，脸上便堆起猥琐的笑容。

“是啊！过日子没个男人是不行，可是……”

他觉得机不可失。平时村里的老少爷们没少打她的主意，但这个女人只让大贵子赚足了便宜。如今她为这个野男人求上门来，只要给她点儿甜头，说不定自己就能抱上这个发骚的女人。

他含混地说道：“事倒也是有得做，只是不知大贵子能不能胜任？”

马寡妇扑哧一声笑了，凑近了一步，胭脂粉熏得周保长只想打喷嚏。

“有屁快放！我就瞧不起你们这些臭男人敢想不敢当！”

这似乎是一种暗示，周保长脸涨得通红，嗫嚅道：“我也没想啥……”

马寡妇已完全笑出声来，手却搭上了周保长的胸膛。

“你敢说没想？”

周保长汗都出来了，欲火难耐地说：“想啥你也知道了。村里正在选甲长，要是街坊推举，我肯定不拦着！”

说罢便欲扑过去，不料却被马寡妇一把推开，说：“你就省着点力气给你家老婆吧！我这就去和街坊邻居说。大贵子做了甲长则罢，做不了可就……”

女人说罢暧昧地瞟了周保长一眼，扭着腩颤悠悠地走了。

按马寡妇的说法，那天的谈判进行得直截了当。乡亲们不信，认为周保长肯定占了马寡妇便宜，不然不会这么痛快地答应。不过这种事，没人亲见，也就胡乱猜猜，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啥。但大贵子当了甲长是事实，他从一个下贱的觅汉一跃成为东街的甲长。

大贵子甲长的位子还没捂热，难民潮就一拨又一拨地袭来了。

难民进了村，占据了村里的街道和空地，这让一村人难以承受。马寡妇的门石阶上坐满了衣衫褴褛的难民，大清早的一开门就看见这些穿得破烂、满脸菜青的乞讨人，是再晦气不过的事了。村民们找周保长，周大牙慢条斯理地说：“既然村上选了甲长，就得由甲长层层汇报，咋也轮不到你们直接找上门来。”

马寡妇当初对选举人许了愿，大贵子如果当了甲长，上管治安联防下管邻里纠纷，逢年过节的还能分点儿份子钱。女人们被周大牙挡在门外，嘴上没个把门的，说啥难听话的都有。马程氏脸上挂不住，让王大贵子想法子解决。这事可难坏了他，他一个扛活的啥时候管过别人的闲事？马寡妇手指点着他的额头骂道：“你女人肚皮上的能耐呢！”大贵子梗着脖子说：“一码归一码！”

他硬着头皮去找周大牙，不料周大牙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一保十甲，各家自扫门前雪！马寡妇给他出主意，说别指望周大牙，去找李望彦。大贵子却不动弹，嫌李望彦我行我素，不跟自己商量就在马车店设了粥棚赈济难民，

把些该走的难民都截留下来了。

设粥棚是李尹氏的主意，她在大道边上搭了凉棚，支了两口大锅，算是临时舍粥点。到这时候才发现光靠她和男人根本忙活不过来，身边缺少人手。李望彦趁机凑过来说：“凯儿她娘，俺正想着跟你商量，其实俺早就帮你物色好了一个人。”

望生就这样站在了李尹氏的眼前。他是由凯儿领过来的，在这之前一直藏在灶房里。他个头不高，瘦瘦的，黑不溜秋，头发蓬乱，脖子上的泥厚厚的，看上去好久没洗过澡了。

李望彦陪着笑脸说：“咱店里早就缺个人手，找来找去也没找着合适的。夜儿（山东方言：昨天）正好赶上这孩子和他娘上门讨水喝，俺一眼就相中了。他是个老实孩子，人也长得出挑。他娘愿意让孩子留在咱店里混口饭吃，所以……”

“所以你就擅自做主？”

李尹氏很生气，厉声质问。这件事爷俩做得过分，添人丁在乡下算得上是头等的大事，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景。添张嘴等于从其他人的嘴里抠出一份粮食来。可是当她打量这个黑孩子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挑不出毛病。这孩子长得十分出挑：大大的眼睛，宽宽的额头，尖尖的下颌。李尹氏瞅着他，气竟然消了不少。

凯儿一看娘的脸色就知道有希望留下这个孩子了。她一直想有个伴儿，便说：“都是我擅自做主，硬缠着爹留下他的。夜儿早上我出门，看到他跟他娘躺在咱家的门洞子里。夜里冷，有露水，这孩子冻得都快不行了。我端了碗热啥喝（山东方言：汤、稀饭之类）才把他暖过来。这孩子心眼儿好，醒过头一句话是让娘先喝。”

这时候李望彦接过话茬，连连点头说道：“是啊！是啊！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咱们不是一直盼个男孩子嘛，凯儿一个人，是有些单薄。”

李尹氏已经缓过脸色来，叹息地说：“望彦，看来今生今世我是欠你的，你该说的理由也说了，该留他也留了，还跟我商量啥？”然后问孩子：“你娘是说准不要你了？”孩子点点头，眼里噙着泪说：“娘扔下俺就走了，临走时她叮嘱俺，好好听您的话，只要能活着，不能忘了报恩。”李尹氏眼睛湿润了，忙扭过头去掩饰地对凯儿说：“凯儿，烧锅热水，带他去洗澡。”

孩子退后了两步，趴到地上冲着李尹氏磕了三个响头，嘴里说道：“谢谢嫂子！”

李尹氏愣在那里，凯儿也大不解，大声质问道：“你这是啥叫法？你十岁，

俺十三。你都得叫俺姐，咋能叫俺娘嫂子？”

孩子爬起来，红着脸局促不安地站在那里不敢说话，目光求助地望着李望彦。李望彦窘迫地说：“是我让他这么叫的。忘了告诉你们，这孩子是从盘龙镇逃难过来的。我论了一下辈分，这孩子人小辈大，所以……”

盘龙镇是哪儿凯儿从没有听说过，也不明白爹和娘今天是咋了。一说到盘龙镇，爹的语气就变了，娘的神情也怪怪的。她盯着娘看，娘沉默了许久才喃喃地说：“盘龙镇是个很远的地方……这个世界真这么小？”

娘回北屋去了，随手把门关上，任凭凯儿大呼小叫就是不开门。凯儿又去问爹，娘到底咋了，为啥一提到盘龙镇就脸色大变，还有这个找上门来的孩子，街上那么多难民，为啥爹偏偏留下他。爹躲在牲口棚里不吭声，拼命地铡草。他铁青着脸，铡刀高起高落。地上已经切了满满一大堆草料了还是不歇手。续草的长工满头是汗，担心手不麻利让掌柜的一刀切下去。直到天黑了，铡刀钝得切不动了，李望彦才直起腰长嘘了一口气。

就在爹敞开怀站到马棚外让晚风吹拂一脸汗水和周身燥热的时候，北屋的窗户突然爆出一丝光亮。光亮从窗户纸里洒出来，照亮了整个天井，那是娘点上了灯，随之传来她清晰的声音：“凯儿，到北屋里来。”

凯儿应着快步推门进去，见娘端坐在椅子上，看不出一丝的沮丧，相反脸色平静安详。她柔声说：“凯儿，去叫你桐子叔炒几个菜，再去拿把锡壶给你爹烫上一壶酒。你爹一把年纪了咋铡得了那么久的草料，凯儿，你也大了，有些事也不该瞒你。你爹提到的盘龙镇是我和他的祖籍，我和你爹很多年前就来到了桃花峪，所以看到老家来的人格外亲。不怪你爹，就是我也要收留他。”

凯儿将信将疑，她长这么大从来没听爹娘说起过祖籍的事，即使如娘所言他们真是那地方出来的，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娘的脸半映在灯光里，半罩在阴影里，闪着奇异的光芒，这种明暗的反差也让凯儿的心陷入困惑，她预感到娘的内心也正有光明和黑暗两个方面，极力掩饰着不让人看出来。

爹给男孩起了个“望”字辈的名字——望生。凯儿对望生人小辈大十分抵触。剃头匠刘瘸子平时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隔三岔五地在村头摆摊。凯儿领望生去剃头的时候，好多人都问她领的是谁，她憋了半天才在嗓子眼里说：“俺小叔。”

刘瘸子首先发问：“没听望彦哥说过有这么个亲戚啊。”水兽也跟着应和。水兽可刁钻得很，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人好水性，不务正业，下河捉鳖摸鱼，没人把他当把胡琴。有人说他是属王八的，本身没有体温，全靠晒太阳取暖。他晒一个时辰的太阳能在水里头潜上三个时辰，连头也不露。他还喜欢扎女